

中国足 球之谜

金 汕 著
湖南文艺出版社

改革启示录丛书





中国足球之谜

● 金 沙
● 湖南文艺出版社

中国足球之谜

金 汕 著

责任编辑：曾果伟

*

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

(长沙市河西银盆南路67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

1988年4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8.5 插页：2

字数：156,000 印数：1—34,000

ISBN 7—5101—0245—8

1·186 定价：1.95元

引子

一九八七年十月二十六日，东京国立竞技场内那一个黑白相间的足球，竟然牵动着几千万颗忐忑不安的心。

足球，你简直是个怪物，你让人笑，让人哭，让人疯狂，让人不知所措，让人为了你进牢房，让人为了你去死！

足球，你简直是首最美妙的歌，多么负有盛名的歌星也比不上追逐你的球星，多么动听悦耳的歌，也没有你能给人更多的遐想。

足球，你既野蛮，又精巧，既粗犷，又细腻。精美的艺术造型，野性的力量显示合二而一。你被视为男子汉力量、意志和智慧的结晶。

足球，你与现代社会的节奏同步。你没有一刻不在体现着白热化的竞争，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这是一切生物也是人的天性。你造就的成功者，可与任何一位政治家、企业家、艺术家媲美，人们也许不记得巴西的哪一位总统和荷兰的那一任首相，但人们都知道巴西的贝利和荷

兰的克鲁伊夫。

足球，在竞争机制的驱使下，显得那么残酷。你赐给人荣誉是那么悭吝，你在造就痛苦时却毫不留情。在几十亿人次收看的世界杯赛上，你让一支支最优秀的队伍挥泪而去，绿茵地上演出的总是悲壮的结局。但最终人们还要赞美你给了人类强健的体魄，卓越的智力，精妙的算度，冒险的精神，还有铁一般的意志。

这里仍然是十月二十六日晚上的东京国立竞技场：

由不停舞动变为低垂的太阳旗，由永不停息地在赛场长鸣变为黯然失声的喇叭声，由声势浩大的呼喊变为几声深沉的呜咽……

由势孤力单变为主宰全场的几面五星红旗，几千里以外，由万人空巷变为奔向天安门的浩荡洪流，由期待的寂靜变为响彻中国大地的欢呼……

被队员们高高抛起的高丰文，他为什么没有哭？莫非他也和同行们在一起回味那条艰难辛酸而又让人破涕为笑的路？

上 篇

“5·19”一个不该被忘记的日子

“5·19”作为中国足球罕见的一次冲击波，它的历史“功绩”在于打破了以往的凝固状态，人们开始清醒地、认真地思考：中国足球为什么如此多灾多难？为什么每到关键时刻总是功亏一篑？为什么竟会输掉一场无论从什么道理上讲都不应该输掉的比赛？从这个意义上讲，人们是不应该忘记这个日子的。

编辑絮语

你是球迷，一定关心中国足球队的兴衰荣辱。你当然清楚，柳海光的狮子甩头，谢育新的穿针引线，贾秀全的重炮轰门，唐尧东的落底传中……然而，你是否知道，主教练苏永舜为什么远走异国，曾雪麟又如何败走麦城，年维泗为何三度复出，高丰文又何能铤而走险？本书形象而真实地展示了各位主教练、国脚的辛酸苦辣，演绎出绿茵场后面悲壮的人生及足坛高层圈的决策风云。中国队第一次冲出亚洲，安知不会重蹈5·19复辙？袁伟民挟女排之威引领足坛，又会有何惊人之举？足球的进退与我国国情，传统文化心理到底有何关联？改革的潮流在几千平米的草坪上引起了什么连锁反应？

作者金汕，墩墩实实的后生。他懂足球，因为绿茵地上曾洒下他奔跑的汗水；他更懂文学，因为他至今在为北京社科院文学所效劳。他期望，我期望，这本小书将使亲爱的读者更会看足球，更懂得中国足球，而留下思考的绝不仅止是足球。

但愿这不是一个谜！

目 次

上篇：“5·19”一个不该被忘记的日子

1 **第一章** 一场悲剧和这场悲剧的
 主角

56 **第二章** “5·19”冲击波

92 **第三章** “5·19”带给人们的思考

下篇：走向汉城

147 **第四章** 艰难的起飞

157 **第五章** 高丰文出山

176 **第六章** 华山自古一条道

217 **第七章** 悲壮的胜利

第一章 一场悲剧和这场悲剧的主角

(一)人们希望，1982年1月10，中国——新西兰队的交锋，将是中国足坛失败的终曲，却没想到它是更大失败的序曲。

一九八二年一月十日晚，新加坡国家体育场。

这个容纳六万之众的大型体育场内，正进行着争夺世界杯足球赛亚大区出线权的最后一场比赛，这也是进军西班牙的最后一张入场券，所以连巴西这样的足球强国都租用卫星转播这场比赛。参赛的一方是背水一战的中国队，另一方是拼死一搏的新西兰队。这场角逐关系到双方“生死存亡”，比赛一开始就进入了白热化，场上气氛异常紧张、激烈。

如果说，以往的比赛中国队常吃安排、裁判乃至场上气氛的亏的话，这场比赛中国却占尽了天时地利人和。赛前，新西兰队执意要把赛场安排在欧洲某国举行，被国际

足联拒绝，而新加坡绝大多数人是华裔，他们毫不掩饰自己的“偏心”，他们组成了堪与国内观众相媲美的声势浩大的啦啦队。巴西裁判的哨音准确、迅捷，只要双方一有犯规动作，他的手势和哨音立即做出反应。新西兰队的小动作逃不脱他敏锐的眼睛，任何粗野的举动都被他敬以黄牌。可惜，中国队在这英国式的踢法面前，显得太软弱了。新西兰人似乎抓住中国队怕贴身逼抢的弱点，中国队员一得球，他们便用身体优势冲撞和铲断，连容志行和古仔这样的良将，在这凶狠踢法面前其娴熟的技术也无以施展。苏永舜事前布置的“紧逼保护，多传快突”的战术顿时失灵。直到新西兰队射入第二个球，中国队队员才醒悟过来，他们不再背输赢的包袱，进行了孤注一掷的反攻，黄向东攻入一球后，进攻更加激烈，但为时已晚。

随着裁判员终场的哨音，整个体育场象从喧嚣的大海旁移到了荒凉凄寂的谷底，看台上，数以万计的华人象遭到丧事一样，他们手中的旗子低垂着，眼里噙满了泪花，默默地拖着沉重的脚步离开球场。主席台上，专程从香港赶来观战的霍英东，象一尊石雕一动不动地凝固在座位上。这位曾为中国体育事业慷慨解囊的爱国巨商，虽然在赛前已预言中新的机会是四六开，但现实一旦降临，他仿佛还不相信这场争夺的结局，两眼仍呆呆地望着已经偃旗息鼓的球场，直到他的儿子霍震霆过来搀扶他时，才无可奈何地拍了拍已经谢顶的额头，长长地叹了口气，无力地跟随儿子走下台阶。走在霍英东身后的是香港嘉属商会会

长刘锦庆和曾宪梓，他们神情沮丧，相对无言。这两位香港商界的知名人士，有勇气把巨额资财无偿地献给中国足球事业，此刻却没有勇气看一眼垂头丧气的中国足球队和欢喜若狂的新西兰足球队。那些凶猛剽悍的黄头发小伙子在向看台上不足百人的新西兰观众招手，几十人压倒了几万人！

整个赛场在倾斜，数千万中国电视观众的心在倾斜！

走在曾宪梓身边的是一位身材不高的中年汉子。他那酱红色的脸，会使人觉察出是饱见阳光的人。他两眼不大，目光颇为锋利。他感情不那么外露，多年的教练生涯已使他完全知道该怎样克制感情。他没有象别人那样低垂着头，只是颇为遗憾地为这结局摇了摇头，脸上露出一副悻悻的神情。此人就是曾宪梓的叔叔，一个在中国足坛上名气不大也不小的人物曾雪麟。

按说，这时正担任北京足球队主教练的曾雪麟，是没有资格从万里以外飞来观战的。有幸的是，他的侄子曾宪梓财大气粗，不惜为他包下了机票和食宿，用几倍于他全年的工资来一饱九十分钟的眼福。此刻，他还顾不得仔细去揣摩眼前发生的一切，出于职业的思考和感情上的原因，他首先牵挂的是他的老友，中国足球队教练苏永舜。

早在四分之一个世纪前，他就与苏永舜同在国家白队效力，他是门将，苏是前卫，朝夕相处，十分融洽。后来，两人又一起落户天津，齐心协力，几度春秋，把天津市的足球提高到全国一流水平。挂靴后，他们分别在广州和天

津、北京任教，各自也都有所建树。一年多前，苏永舜顶替年维泗执掌国家队帅印，消息传来，曾雪麟一方面为老友走马荣任感到由衷高兴，另一方面为苏永舜的艰难处境和担当的风险捏一把汗，因为让一个地方队教练到国家队执教，这在过去是绝无仅有的。

然而，苏永舜毕竟是个有抱负、有才能的教练，经过一年多的苦心经营，终于在世界杯外围赛中一步步走向西班牙，“一只脚已经跨进了马德里”。没想到，最后九十分钟的争夺，使希望化为泡影！

曾雪麟百感交集地一步步走出看台，他既为中国队的失败而痛心，又为老友苏永舜惋惜。他想，中国队的技术并不差，败就败在无法对付凶狠的紧逼，如果有朝一日我指挥中国队，一定要狠抓两破两防，破紧逼防冲击，破密集防反击，让后卫、守门员最快地和前锋接头，让前卫快速通过中场，然后边中路结合敲开龙门。想到这里，曾雪麟脸上泛起一阵激动的红晕。他偷偷地扫视了周围一眼，便加快了脚步，他为自己突然有这种奢望而感到不好意思……

新加坡观战几个月以后，曾雪麟作为中国足球调研组的一员，飞赴西班牙去观看令人神往的世界杯足球决战。在山呼海啸般的马德里圣贝尔纳韦体育场内，当代第一流世界足球劲旅的高超球艺使他如醉如痴。整整五十二场比赛，他不是亲临现场便是守在电视机旁。相比之下，他最钦佩巴西和法国这类技术型的球队。他们那令人眼花缭

乱的穿插跑位，天衣无缝的接应、配合，给这位中国地方足球队教练以莫大的启示，大有茅塞顿开之感，一个更加广阔瑰丽的足球天地仿佛展示在他眼前。

在由西班牙飞回中国的客机上，一位同行者试探地问曾雪麟：“依你所见，中国队最适合哪种打法？”

曾雪麟不加思索地说：“中国足球应该走欧洲拉丁派的路子。”

“为什么？”

“问题很明显，学巴西，我们的技术跟不上；学欧洲力量型的队，我们的身体素质不行。而法国队呢，无论身高、体力都与我们相近。而且，中法两国地处亚热带和温带，纬度几乎相同。”

曾雪麟略微停顿了片刻，有力地挥动了一下手臂说：“我们国家队就应该象法国队那样，把进攻视为生命。‘进攻！’‘进攻！’，中国队就有冲出亚洲的希望！”

曾雪麟说这番话时，显得那么自信、坦然，已不象三个月前那样为自己的奢望而感到不好意思了。

生活常常是带有戏剧性的，往往由一个微小的因素而改变了它原定的格局。

几个月后，在上海虹口体育场，进行了一场并不为广大观众所注目的球赛。虽然，它将决定一九八二年度的足球甲级联赛冠军，但中国观众向来对国内足球比赛不大热心。这场冠军争夺战双方，是东道主上海队和千里迢迢赶来的北京队。比赛一开始，上海队就采取密集固守，伺机

反击的战术，并不急于攻占城池，胜负对他们无关紧要，充其量只不过是在三、四名之间选择。然而，对北京队却是关键一仗，唯有取胜，才能登上冠军宝座，所以，北京队一开始就频频向对方腹地发起攻击。

坐在场外教练席上的北京队教练员曾雪麟，看上去从容、镇定，但他内心是异常激动的。北京队前几年战绩平平，甚至濒临降为乙级队的危险。这种每况愈下的局面，对任何一个主教练来说，无疑是一种痛苦的煎熬，人们甚至开始怀疑他是否真能胜任教练之职。但是，曾雪麟还是成熟的，有耐心的，他没有因此而心灰意懒，依然执著追求，义无反顾。经过一年多的奋发努力，北京队的战绩开始回升，如今，他率领的队伍离全国冠军只有一步之遥，他怎能不怦然心动呢？此刻，曾雪麟正目不转睛地注视着场上的风云变幻，脚下被碾碎的烟蒂凌乱不堪。他极力地掩饰着自己的感情，装做象观看一场魔术表演那样轻松。随着时间分分秒秒地流逝，他那颗悬在半空中的心，越来越飘忽不定了。

他所期待的终于来到了。在离比赛结束只剩下十几分钟的时候，北京队获得了一个角球。7号刘德利开出一个低平球，球从人群的缝隙中飞到了身材高大的9号刘清脚下，刘清毫不迟疑地飞起一脚，球象出膛的炮弹射入上海队的网窝。刘清这一脚踢得太关键了，它的历史作用不仅仅是为北京队的夺冠奠定了乾坤，也无意中把曾雪麟推到了一个具有竞争力的位置。时至今日，刘清也许没有意

识到，正是这一脚，不仅给他的教练带来了殊荣，也给他带来了一生中永远不会平复的创伤！

（二）足球队主教练——比部长难选的角色。

一九八二年下半年，中国足球界处于一个非常时期，苏永舜象以往的失败者一样，受尽了责难和非议：

“你搞广东帮，与新西兰的决战广东人占了近一半，结果葬送了中国队出线的前程。你应该首先是中国，然后才是广东人。”

“中国队输了，责任在你。你有负众望，实不称职，球员技术难以发挥，受你战术制约。看在十亿人民的面上，你赶快辞职吧！人民不需要你，你见鬼去吧！”

“你让古广明打左边锋，让吴育华打右边锋，莫非古广明比沈祥福左脚好，吴育华的右路比古广明更有威胁？你在排阵上有严重错误，连外行都不会犯这个错误！”

苏永舜知道这个教练是当不下去了，他慷慨激昂地陈述了自己的意图和苦衷。他说：“如果中国队不是胜科威特队，他们也可能指责我们为什么要派匆匆从泰国赶回北京的刘利福上场。至于说我拉‘广东帮’，我可以说句毫不违心的话，我多么希望把全国的足球精英集中到国家队来啊！我根本不可能在各队正为升级、名次争夺而炽热化的时候，猝然地从各队里抽调队员，我相信那样做不会得到

各方面的支持，这是行不通的。”

苏永舜的话的确没有违心。他上任后几次要求征调一些队员，但地方队死死把住不放。有些领导问苏永舜：“你征调这个人来后能不能保证冲出亚洲、取得冠军？”

苏永舜无话可说，在很多情况下，当官的人比干事的人轻松。这类水平的提问，只要有嘴都能办到。

正当苏永舜对自己的去向举棋不定的时候，他接到了哥哥从国外寄来的信。他是个孝子，每次来信他首先都要从中寻找母亲的近况。人们看文字，可怕的语句总是容易最先映入眼帘，苏永舜首先见到的就是令他不禁惊呆的字：“医院已确诊，母亲的病是直肠癌，医生告诉我们，她老人家的生命只能以日计算了，很可能过不了今年。”苏永舜手中的信已颤抖了，泪水从中年汉子的眼中夺眶而出。

苏永舜登上了飞往加拿大的班机，去探望万里以外的母亲，那情景真是“娘想儿来想到老，儿想娘来哭断肠。”他无限感慨地对到机场送行的几位好友说：“我多想干好啊，可是真难呀！”

他来到母亲身边，母亲看着他不停地笑，他愿和母亲更多地说说话，可总有种说一次少一次的悲伤感。母亲慈祥的眼光看着他，这舐犊之情把苏永舜的思绪带到儿时：

那是他不足十岁的时候，香港被日本人侵占了。父亲不得不同哥哥飘洋过海，去南美谋生。母亲带着他回到乡下，历尽艰辛把孩子养大了，但他却没有机会尽更多的孝道。解放初，母亲移居国外，母亲对他说：“我们一起走

吧！”苏永舜摇摇头：“妈妈，我要留下。”同五十年代的青年人一样，苏永舜充满着理想和热忱，他宁肯清贫甚至割舍骨肉之情，也愿把青春献给自己的土地。母亲是含着辛酸的泪同儿子告别的。

他的学业成绩本来可以成为很不错的工程师，但他选择了足球。先是在北京，后来随国家白队落户天津。在天津这座陌生的城市里，他不觉得孤单，足球场寄托着他的憧憬和全部乐趣。文化大革命中，全家都在海外的社会关系，使他被列入另册而受歧视，一次次的审查交代，使他感受到人格上的污辱。他曾为此而伤心：难道有海外关系就是资产阶级？真想当资产阶级何必留在中国？这场恶梦过去，广东先于其它省份掀起了“出国热”，主要亲属都在国外的苏永舜若想出国是垂手可得的事，但他依然眷恋自己的土地和事业。尤其他率领中国足球队一步步走向世界时，他更为自己的选择而庆幸。1月10日的结局，打破了他心理上的平衡，他由原来满怀希望的追求变为不知所措的心烦意乱。这种心态容易让人做出与以往迥然不同的抉择。

加拿大地广人稀，几千万人口却拥有比中国略大的疆土，这里处处显示着工业化的能力与现代化的气息，林立的高楼，不息的车流和繁华的市容并未给时常出国的苏永舜多大刺激。他漫步在街头时，看着一张张陌生的面孔和急匆匆迈着大步的加拿大人，感受到这里的节奏、人情、世态与国内的差异，已近半百的年龄在这里未必会很快适